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震川先生全集

(三)

歸有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震川先生全集

(一)

歸育光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 壽序

###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實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於子。子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尙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擇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脈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而厚于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與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適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旣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者。尙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不三者參會。夫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間。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奮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儻善自娛。戲。官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旣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

眩驚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纁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腍。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譟呼而笑傲。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旣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爲蘭臺祕閣之選。頃以外補爲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

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追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弼於中。而褻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有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弼於中。而褻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

爲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出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爲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爲之相慶固宜。況爲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而廣德甯鈞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儼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踴躍不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儻有大略。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旣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

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瓊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通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疇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皙而豐頤。美鬢髻。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鬢髻髮漆黑白。

者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皙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饌，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

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日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旣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髮彼兩鬢，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旣勉強爲日亨書之，又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尙垂髻，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卽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顓敎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

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者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鶴鷄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羨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子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貲，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子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蓋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

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隲。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尙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尙。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

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尙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壻，徐某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足以爲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耄曰：期頤，可乎？生于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爾雅：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豳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耜蠶桑治田墾戶食瓜斷壺，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卽其所以爲安者，故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闔閩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下。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于是。既而功顯寶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子弟有尙。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弟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爲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蓋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夔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願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爲子弟

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 前山丘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爲澱山湖。湖水溢出爲千墩浦。入于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鬱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某乃爲予言丘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塿小丘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卽村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丘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騫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

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子家。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爲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丘翁貴顯於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十誕辰。其姻黨因子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少時所熟遊處。爲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之。

戚思訥壽序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且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溉之利。爲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卽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獲。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君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尙少也。則君今之爲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爲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鈔本作效華封人祝。今天子萬年之壽。其可乎。今從常熟本。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爲貨殖傳。後之爲史者。嘗之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爲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億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調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詩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沈湖。沈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

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婿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尙少。同遊有三四人。娑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其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於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圯。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於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于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蓋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於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

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彝爲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爲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卻儻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爲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即未嘗不盡心爲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強其壽未可旣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壽考蓋以爲陰德所致翁祖贛州文學壽八十四父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贛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爲謝贛州卻之道士園有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爲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爲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而果以爲有陰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尙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爲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



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請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爲一周。是非先生之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數天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也。卽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況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運不長得其平。况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願悉得其冲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故天地之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值其氣之冲。五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爲用。在天爲玄。玄生神。在地爲化。化生五味。在人爲道。道生智。善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之復以人。人亦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敵。豈誑我耶。先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尙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己。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爲然。姑爲之序之。

###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爲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爲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爲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予。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爲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爲其誕辰。求一言以爲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恂恂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爲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以爲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爲杜氏賀也。

###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尙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

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強爲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携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爲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父爲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實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別業於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名綠葭浜。時諸子弟以宮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綠葭浜。以耕田爲業。迨今五六十年間。吾王父。厘厘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線之緒。如百園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年八九歲時。聞故鄰盧兗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父先計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爲文章甚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于世。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爲之喜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于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事。選爲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隘船牖。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絕不相知。以

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而未果。今年余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請。夫君之子。斬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斬爲壽君於詞章之末。以爲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驚而不知止也。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 壽序

###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臚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爲尙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旣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

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轍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子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撓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隄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尙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尙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實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

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檄守嘉定州嘉古犍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朞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婚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旣生旣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所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瘞曰予未有室家鷓鴣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

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掇危禍。蹈不測之淵。賴天子明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澤。尚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恆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并以余言示之。

###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豔。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詘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

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輓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尙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間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同。尙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尙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尙。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

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歡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丘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垂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丘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旣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恆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

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敍，以道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頤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瑩瑩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頤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

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子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迫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予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刊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尙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旣而與其子太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旣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間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尙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兒。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誚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織蓄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

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爲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爲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北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爲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爲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爲家。歲時飲酒上壽。如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



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爲大家宰。玉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出。孝宗皇帝當寧。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歸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乎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剝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爲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爲士之家。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爲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費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歡。凡爲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祿養爲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蓋以爲愈於祿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況將來之富貴。方迫之而不可卻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爲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祿者。將必有厚德。闕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婚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媪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爲黨友者。故往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誥誥。以獻以酬。既醉既飮。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

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誥。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實有足稱者哉。若迺爲頌人祝者。前之詞則旣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良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爲饒。高閎大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以澱山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南海。參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國家隆盛之時。迨于季年。亦遭彫瘵之會。而公兄弟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而諸子誥誥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材爲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依倚外家。爲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尙。顧無以當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爲辭。而淞南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末。得

以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抄本作吳橋周氏壽讌序。與此文小異。今從常熟本。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尙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且暮念其親。竟拂衣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尙文拜於堂下。顧諸弟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爲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爲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尙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懽。笑竟日。此可以爲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詡。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爲壽。異於世之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人壽詩序

吳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爲樂。然惟富貴之家爲盛。南雲子爲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摛詞數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于學宮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時伏臘之外。爲此會。不戚戚于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賢。極口至不容道。觀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內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

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爲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跼危。南雲禱于神。夜夢菱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人年六十。凡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 邵氏壽詩序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鈇。皆游郡。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爲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旣陟憲司。能不改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吳爲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旣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卻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眞所謂陞戟而進。旁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爲寵而傳之也。是爲序。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記

##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甌。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飴。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飴。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子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子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慚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園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義村太湖之水遠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



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鱸湖。諸湖相灌輸。或束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眞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爲眞。或謂天監所置卽眞義。以眞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先。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址。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掎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眞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眞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尙儼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且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鶩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

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尙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腕。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黃博士應龍爲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爲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租入之饒。而以衣冠

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爲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北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蓋吾縣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蓋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儒人。復當如前者之壽考。期頤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爲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爲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闕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侈矣。而不忘壽母。魯之爲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實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爲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蓋有所根抵。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鑿。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鑿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

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卽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閑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爲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爲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

蓋有感云。

### 自生堂記

予友盛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爲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爲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既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連蹇不遇。爲人亢直負氣。不肯少于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藏誥命及先禮部典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旣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內。所以賑卹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內。無病死者。徵伯不爲藥劑。但書方與之。其人輒癒。來謝。予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爲湯灌之。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爲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臯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古文詞。稱說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騫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嘆也。遂書之以爲其堂記。

###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

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毫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閼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

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承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絕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產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產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常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爲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爲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

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郁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劾歸。今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尙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子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爲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爲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濺濺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簞笠負餼爲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爲蕉鹿蝴蝶之喻欲爲鳥而戾於天爲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爲哉子思曰械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愼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說也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

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輿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耀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榘梓豫章也。則榘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榘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

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頽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構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爲。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妬媚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巘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爲之記。常熟本削去篇末引莊子語。今從崑山本。

###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

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問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于室。

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間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己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間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

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翁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螻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剗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蠶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遜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見荅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盛應禎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禎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荅子。水部君卒。遜以見荅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禎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荅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

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強者。而遜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卽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嚠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嚠與劉聲近訛。吳大嚠蓋在北野。禹禼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鷲。跼跼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敘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齏數莖。焚香賦詩。自

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隴。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東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溱淼。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歆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洗。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爲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



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旣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叙。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撥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詔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狸首驪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旣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賢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爲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爲都事君壻。故余識啓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濶。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儒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爲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而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爲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別去。卽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菊窗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

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隴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窗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尙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窗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蓋今少保司馬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生此子，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

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奕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抄本詳八人姓名。自可不必。今從常熟本。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

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爲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卽爲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常別稱爲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輪管懺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爲寺比丘。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棋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蓋不一。而無文字可考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爲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圯。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爲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爲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爲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爲寺之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旣無所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實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沒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

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創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廚。又爲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既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難。君乃肯捐己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常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吏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爲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鄆城人。讀書爲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 重修闕里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圯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楹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飾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

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錢宗伯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常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旣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尙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臥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



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某日。是爲記。

###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堦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己業。傾貲爲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牽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常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扑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備。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參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參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

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顯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齋。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而不怙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卹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芟。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此文參用常熟本。

###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斂。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剏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困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叢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洎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窳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卹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敏。敏於造事。卽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

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顯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己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略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下

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饒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兪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遍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苑。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况茲靡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祇承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涵。涵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

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卽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渴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渴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鑿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旣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變黶。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黻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圻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榜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洵洵。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旣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遭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閣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



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尙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爲塘爲瀆。爲溼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

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菱蒲葭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隘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興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鄞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

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昇。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顛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嗷嗷共來。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臥。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忤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記

##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闕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陘。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些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

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察。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髻。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關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蕊。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墜。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尙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旣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

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郵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爲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旣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憊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

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僉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櫛杌。天以爲賢。鏗



陋癡。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覲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趺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眞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髣髴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攜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尙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兪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映。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濤寥寥長天。陰雲四密。兪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萬。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 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如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爲離。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埴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關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

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偉。類韞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闔門劉尙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闔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略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之。雖前除不蔽。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常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

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敝法。未爲馬

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敵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廼郡人爲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尙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常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遞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塔砌殊憐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扶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願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亭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爲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尙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護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

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未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貧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願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

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 墓誌銘

###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子培。其先出自鄆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爲嘉定人。曾祖璠。祖鎧。家世力田。父沄。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昇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怙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爲美談。甌寧李冢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己。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鄞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陸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勅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勅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卻餽遺。於是

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卽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篋。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已。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尙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關西逖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鳳。兩宰山縣如桐鄉。尙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弘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傳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黃籍誤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子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蓋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

年秋北口入塞邊吏以兵驅之口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蔭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所生母得贈蓋特恩也爲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冊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爲使君爲副使以行祇事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于曹娥江之黃山空方築塋爲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尙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于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侃侃自將長兄元弟兌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于是將歸葬于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修羽蚤頽少傅仲子承于休祉錦衣內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眞義大父諱鐘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修謹眞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

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所飲酒。眠館致殮。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尙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傲而行之。眞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遠大浦。多湖瀆。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困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己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穀。晉驪。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

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

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菱根有巍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宮日月吉良旣固且安以福仍雲

###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旣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侃侃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廼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囊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旣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口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尙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

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審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幽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玄。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怙怙。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且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旣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

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銓女四孫男女七銓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銘曰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子子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映也噫惟項涇之源有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乃勅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颺卷爲墨所汚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其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者皆歎息以爲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西絕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官爲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間五六年悽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爲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爲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養奉太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夫婦之懽爲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

於溫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薜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悲兮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尙書龔公弘之女尙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爲尙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卽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顯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侶陸瑤徐侶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云云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牧政家有牝驄克奮其武遂誓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誓音哲摘隨也周



禮磐族氏覆天鳥之巢常熱本凡難字輒改故作殲字又常熱本于先世諱及諸婿名皆削去按婿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也今從崑山本

###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埤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邁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脩然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熠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

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驚。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懣懣。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濟濟翼翼。虞廷百工。下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人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痾。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旣其終。□□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二字。不可解。必誤也。今推致誤之由。韻書腥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

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卻正文二字。一本誤則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卽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擅改。姑闕之。莊識。

###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涼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爲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爲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爲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爲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祿廩寄遺以爲養。于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肯以爲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間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檢篋中文書爲數封，各有記以奠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蓋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爲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于寶珠山，德化卜于某年某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爲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禮俗恂恂，後有逸老。訓迪嗣人，入掌絲綸。命爲天子邇臣，旣及祿養。順化還眞，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荒外。載我銘文。

###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耗焉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饑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鬧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其子廷宣旣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卽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爲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閔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迺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永違海沙按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漢書成語舊刻富貴淫溢四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今正之又按邵六元帥卽邵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蓋出唐之末裔。永寧仕南唐爲寧國判官。宋景德中始爲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縣。蘆蘆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襪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矣。因携至歙。教以書。父而尋沒。丘嫂疾之。君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爲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爲他縣人者蓋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爲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爲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丘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厥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爲庶士。維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義輸之職。恩賁天臨。不衣其襪。東海洋洋。新宮永闕。千里黃山。英魂所跋。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其仲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旣卒。里中人相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

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役于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權于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爲市田宅。而君田歲多浸沒。君爲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宜于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旣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爲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第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爲己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良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于予。于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何以相嗤。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峋兮。君生于斯。千秋萬年兮。常在茲。

#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 墓誌銘

###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景。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饜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遭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卽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爲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爲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遂遂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囂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輪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尙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帝錫之墳。

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訥。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搗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卽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吊往還。未嘗失禮。構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織齋。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產。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間。喜賓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鵲鶴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媿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官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出。執瓚。執瑁。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遵道。孫男四。紹堯。紹紹。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庇其兵。誓山流寇。辭婚逆王。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



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丘園書此玄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琯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故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尙書。應對慷慨。尙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未入郭。中間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十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郵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卽用賓。嚴氏出友恭尙幼。女三人。王頊。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濱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尙在殯。何忍爲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癖直兮。不能變也。躬草萊兮。奚墳典也。苦爲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舉也。逃閑野兮。老閉鍵也。

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爲斯銘石可篆也。韻書豎字音兗。說文柔皮革也。鈔本作好。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顛。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爲賦詩。會東卽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願挾會東以爲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錄事爲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爲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逵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旣沒。天下爲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旣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漸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亭。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己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亭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亭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亭。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亭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武宗。忤佞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亭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于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亭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亭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亭之

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夷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嘆。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附。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歷武清之境，時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讚、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薦，獨子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不幸，予甚悲之，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于國家要爲有用，而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龍，松江上海人。元時有宣慰夢炎者，其後世次始可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相繼顯于國朝。父諱鼎，以貲授昭勇將軍某衛指揮使，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爲兒時嘗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甚器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孤時，賴伯兄鞠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年，皆無間言，人以爲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爲里中大家。其後稍稍衰落，子見旣得舉，遂舉餘業而振之，貲累千萬。子見治生以嗇，至于義所得爲，如救災恤患，卽無所愛。鄭令閩人家爲倭夷所殘，其子流寓松江，子見首割膏腴以爲鄭君祭田，且爲縣人鳴其所爲，皆此類。先是松江新建清浦縣，子見以清浦縣學生舉于鄉，其後縣廢，復爲上海人。子見卒于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妻王氏。女子一人。適謝允誠。再娶王氏。生男子。子一人。志尹。而志臯者。其所抱兄孫也。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葬于其居之西南新阡。銘曰。

曹氏軒轅。快有邾邦。荆楚憑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錫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迄于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溇之旁。才惟子見。爲國之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儒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伴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閱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弗耐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柱。邦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

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羣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認譌。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敢中興之治者。繫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于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麗。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閣藏之。部帙宛然。封鐫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爲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略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爲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爲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爲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

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蓋知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是以痛惜之。君爲人至孝。以衡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誤。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爲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爲文。自若。間閣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爲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爲戲。亦終無所介於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尙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爲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己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卽恭煥。鄉進士。次恭煥。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濫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焉。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恭煥恭煥。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爲名臣。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溼。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嚇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脩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僮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暇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其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學。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剝剝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爲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解。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過。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閱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不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興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澗之日。而甕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寰居海虞之橫溼。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世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妻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

千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千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沴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爲太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敢攢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尋卒。先人井白之事。身自爲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如己友。蓋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輒漣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語良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

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君爲言。縣令卽日上狀白其冤，取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爲銘。

###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爲杜氏壻，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脩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爲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爲營構，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驚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爲者漫焉而無省，敝敝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驚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斲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塋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丘君所止，委社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重乃卜地于三十保鱗字圩之原。葬其父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蓋期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輜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歎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爲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爲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教之。鼎重爲文。見許可。卽喜。甚于華袞之榮。携其子赴試。所至陽羨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叱累日。蓋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間。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己子。視其妾如弟。鼎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內雍和。人以爲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吁嗟居君。知爲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之辨。讒以謹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

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子友吳秀甫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于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爲嘉定人。亦爲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宋柳耆卿之爲人。撰歌曲。教僮奴。爲俳優。以此稱于邑人。卽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擢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中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蓋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爲富庶。正德以來。戶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厓有存者。君以大戶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強力莫能振。君卒于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

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子妻之妹也。子是以往來安亭。而嘗與果遊。于其葬也。爲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俱偃。奔走四迸。君子其間。二目炯然。怒氣填填。欲奮而顛。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潰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墟。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願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畷。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

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顯頊。曰惟我祖。綿綿汝頊。盛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願願。才無不可。實咄囁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于茲土。

